

玉珍奶奶： 写一部我的“人世间”



王玉珍，1955年出生于河北唐山，当过中小学教师、基层公务员。68岁开始在互联网写

作，被网友称为“玉珍奶奶”。2025年11月，出版散文集《我恋禾谷》，引发关注。

老人总想起过去的事，大概是因为孤单。玉珍奶奶68岁那年，结束大半辈子的操劳，闲了下来，“觉得天地无声，有些无所适从”。她拿起拙笔一支，开始写柴米油盐酱醋茶、闺女儿子老乡亲，还发在网上，日更。3年过去，老人的絮絮叨叨引来10万粉丝追更，多数还是年轻人。出版社找来，网络上的字变成了印刷的铅字，书的名字叫《我恋禾谷》。玉珍奶奶也从“素人”变成了作家，还是“养成系”作家。

“他们说这个叫非虚构写作，我不懂。”2025年年底，冬天的一个下午，玉珍奶奶来到采访间，讲起她的故事。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在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写写材料。有时候和同事聊天儿，就说咱们写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变成铅字啊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对印在纸上的字、对文学，有一种天然的敬畏。”玉珍奶奶说。



王玉珍在家中书房。



2001年，王玉珍在黄鹤楼前留影。

《我恋禾谷》的封面上，写着这样一段话：“土地记得所有生生死死。我们如此渺小，却又如此顽强，在风雨里扎根，向岁月讨要收成。”种地、庄稼、收成这样的字眼，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没有概念，可土地上发生的故事，实实在在地打动了他们——60块大洋的包办婚姻、遭儿媳虐待的婆婆、被丈夫拴在家里的妻子、喝农药自杀的女孩……用现在的眼光看，书里的故事大多凄凉，很多人没有更好的选择，过得苦，只能熬。

作家梁晓声说，“这是真正的人世间。”

“我写的是过去，你拥有的是未来。”采访当天，玉珍奶奶给年轻读者写下这样一句寄语。当时，她的手有些颤抖，一笔一画写得缓慢。她还说了许多心里话，关于身上的毛坎肩、最近看的书、未来的写作计划，等等。以下，是她的自述。

把思念化作文字

不夸张地说，写作的这3年，是我70年生命中最平静也最丰盈的时光。能在晚年开启这样一段人生，是我完全没想到的，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。

退休之后，我一直打工、做小买卖。一来可以多攒些养老钱，二来想填补离开工作岗位后的空虚。2023年，儿子女儿怕我太操劳，再三劝阻后，我关了小铺。可我一辈子忙忙碌碌，一停下来，反倒无所适从了。百无聊赖之时，外甥女为我开设了社交媒体账号，自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我在网上学编织，学做菜，学养生，看短视频，也看图文笔记。读了许多有趣的内容后，我也就试试，拿起笔来写点什么。当时刚好是母亲节，我便写了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。我的母亲70多岁时还能独立耕种4亩农田，91岁无疾而终。“我爱这个嘈杂的城市，因为我的母亲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；我也爱天堂，我的母亲现在就生活在那里。”我把对她的思念化作文字，请外甥女帮我发布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天我坐在公交车上，拿起手机，看见文章有了600多的阅读量、两个粉丝关注。后来，不断有留言出现，有人说“我都看哭了”。我觉得很新奇，像我这个岁数的老太太还能在网上被人看到，这促使我也推着此后坚持每天发一篇文章。

我的写作方式很传统，先在纸上落笔成文，再用汉语拼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手机。可年岁大了，手总是不听使唤地微颤，手机屏幕又太小，我写1000字不过半小时，打字却要耗上一个多钟头。后来我发现页面上有个小小的话筒标志，可以把声音变成文字，一下子就方便了很多。用这个功能写到第七十八天时，我的粉丝数悄悄涨到了1000，这让我颇有成就感。

2024年9月，有网友给我留言：“最近平台有个写作大赛，您写一篇吧。”我花了整整3天时间，写了《老伴儿的生平》这篇文章，15000多字，又用了4天时间边录边改。想不到，这篇文章真的获奖了，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故事。我和老伴儿相识在1980年的春天——唐山大地震后的第四年。我俩订婚前只见了5次面，连张结婚照都没拍就在一起了。我们的婚房是简易的抗震房，虽然简陋，房间里的布置却花了不少心思，所有家具都由老伴儿亲手打造，桌椅、小沙发、柜子、床，一样不少。连衣柜和床上的花鸟图案，都是他一笔一画画上去的。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，总是感染着我，直到2015年腊月二十二，他离开了人世。

我去领奖的时候，就穿着现在身上这件毛坎

肩，这是他10年前送给我的，一直没舍得穿，本来准备留作寿衣。现在，我常常在想，或许老伴儿可以在天上看见：他放心不下的妻子，现在成了作家了。

昨日的溪流

有网友在评论区问我，为什么文笔这么好？我哪儿有什么文笔，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。

我们这辈人，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方式，就是看书，但我生长在动荡年代，正该看书的年龄实际上没什么书可看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开始有伤痕文学，虽然已经参加工作，忙着考文凭、评职称，但是我还是抽时间阅读，《将军吟》《蹉跎岁月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四世同堂》，还有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这些文学杂志，那个时候也看。最近这几年，我比较爱看《三体》《百年孤独》。

我没受过文字方面的专业训练，如果说文字能够感染读者、有点力量的话，大概是因为，我写的就是故乡的事，那些在这片土地上行走、生活、挣扎和热爱的人，他们的人生故事淳朴、真实。离开了这片土地，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我不过就是如实地把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记录下来，我从母亲、老伴儿写到父亲、姥姥、姐姐、小姨、村子里的其他人……每一次写作，都会让我觉得又一次在文字中与他们重逢。

王老三，村里的人都这样叫我的父亲。民国时期，年轻的王老三家道富裕，游手好闲，凭着几分机灵行走世间。闯关东时，他开过照相馆，生意正红火时，赌博输光了家产，落下神经衰弱的毛病。后来王老三又做起黄土生意，眼看要在秦皇岛安家时，被劳教了；出来打算去内蒙古贩牛，又得了脑血栓。好像每次父亲的事业稍有起色，就有一只冰冷的手，将一切推倒重来，可父亲从未灰心，从未逃避。

1995年，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组织上进行政审，一行人来到我老家，顺便看望了父亲。几天后，父亲对我说：“珍儿啊，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党员，不容易，好好干，千万别学我一辈子吃喝落道，没让你妈享一天福。”没想到，这竟然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叮咛。

我偶尔也会想起那些离开村子的人。年轻漂亮的宋小梅因为“换婚”，嫁给相貌不佳但富有的艾春，将她视若珍宝，但病态的控制欲和偏执，让他把宋小梅大半辈子都锁在家里。宋小梅反抗，发疯，平静，直到有一天，悄无声息地跑了……我后来说，宋小梅给自己闺女发过短信，说我不走了，不用找我，我就是想出去换一种活法。还有因为丈夫“借种”一事败露，被污名化的瑞儿，她没有含羞自尽，而是远走他乡，换地发芽。

3年来，不知不觉，我已经在网上写下了30多万字。如今，写作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像一条来自昨日的溪流，日夜不息地滋润着我的晚年时光。写得越多，故乡就越是近，近到仿佛能闻到儿时的炊烟，听到村口的犬吠。

为老去的灵魂寻一处宁静的港湾

我是2004年退休的，退休20多年了，尤其是老伴儿走以后，我跟社会基本上是脱节的状态。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北京，很多时候也劝我到北京去。但我觉着在唐山更自在，在唐山喝小米粥，跟在北京喝一个味儿。孩子们都尊重我的意愿。

我现在身体还行，有时候会到楼下公园散步，公园有个大平台，阳光好的时候，每天一群人坐在那儿，一坐一天，很多人经过他们的时候熟视无睹，我看见会觉得伤感，好像这些人已经忘记了我，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。所以我就希望社会也好、政府也好、子女也好，多关注一下老年人，虽然物质上我们富足了，但精神上，老年人还很空虚。尤其是做子女的，年轻人来去匆匆，很少有人有耐心停下来，听听老爸爸、爷爷奶奶的唠叨。

我可以通过写作，进入互联网的世界，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，实在是幸运。说到底，我的写作，是为了填充晚年的孤独，打捞沉没的过去，为老去的灵魂寻一处宁静的港湾。我写，是因为我想写——它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，还有温度，还能感受，还能记录。

我已经在写下一本书了。这次我想写写我自己，我因为早产，从小身子骨弱，两岁时，染上了“蛤蟆瘟”，全身长满红斑，额头像火一样烫，虽然痊愈，但呼吸系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中专毕业后，当民办教师，其间参加了4次高考，终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政教专业的函授课程。我退休后还和老伴儿在北京潘家园卖过古董，那片江湖，深不可测，有时又令人啼笑皆非。生命的过程看似卑微、琐碎、毫无意义，却无法漠视也无法忘却。

我常常想起母亲在世时，她保留着我的一撮胎发和一颗乳牙，那是我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明。现在，我的故事因为有这么多读者的阅读而终于完整，不再飘零。如果这些故事也能唤起其他人心底的某些片段，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。

环球人物

「篾匠姑娘」 将非遗变国潮

你知道吗？
2026马年春晚上的“小马灯”出自杭州的一位90后“篾匠姑娘”之手。

她叫徐无瑕，杭州余杭鸬鸟镇非遗竹编手艺人。

她曾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建筑设计师。2016年，因为在杭州手工艺活态馆邂逅了象山竹编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感觉瞬间被击中”。

从建筑设计师到“篾匠姑娘”

“那一刻很震撼，小时候常见的农具，居然能变得这么有艺术感。”这份心动，让她下定决心拜师学艺。

这一学，就是三年。起初她也劈不开粗厚的毛竹，便摸索出适合女性的方法，一点点将毛竹撬开；为了掌握“挑一压一”的基础技法，她反复练习，指尖磨出薄茧也未曾放弃。

2019年，徐无瑕的师傅返乡回宁波象山，临走前，师傅将自己在活态馆的展位传承给了徐无瑕，这份信任，让她更加坚定了传承竹编的决心。但迷茫也随之而来。“最困难的不是学技术，而是不知道怎么靠这门手艺赚钱。”徐无瑕坦言，当时一同拜师的师兄妹共4人，最终只有她一人坚持下来。

2023年，徐无瑕决心拓展线上渠道，开始系统地在小红书、抖音等平台发布竹编内容。同年端午，工作室推出第一款产品——艾草门挂，没想到在小红书爆火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询问是否有材料包。徐无瑕抓住机遇，推出竹编材料包，让普通人也能亲手体验竹编的乐趣。

让竹编“潮”起来

徐无瑕深知，非遗要活下去，必须贴合年轻人的喜好。她打破传统竹编的刻板印象，将非遗技艺与国潮元素结合：把流行梗“泼天富贵”融入传统滚灯，将亮黄色的传统滚灯改成精致的绘画风格，推出“泼天富贵绣球滚灯”；结合生肖寓意，设计“蛇来运转”花灯、奔月兔转花灯、小马灯等产品，既保留传统骨架，又融入现代审美和情绪价值。

2026年春节，徐无瑕设计的竹编小马灯意外登上春晚舞台。春晚导演联系她，希望寄一款小马灯样品，最终这盏小马灯出现在三个春晚节目中。春晚播出后，竹编小马灯销量激增，网友们纷纷晒出“春晚同款”，让竹编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。

她还带动余杭鸬鸟镇的村民参与进来，参与的人员每月能有2000—3000元的收入，实现了“家门口就业”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在徐无瑕看来，最好的传承，是靠商业化实现自洽。“以前的篾匠，靠手艺谋生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商业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让竹编重新成为能赚钱的手艺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来学习、来传承。”

环球人物



徐无瑕正在制作竹编风筝。